

情史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情

史

四〔明〕馮夢龍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情史類畧卷十九

情疑類

○儻單越國 佛國

須彌山北天下有儻單越國其土正方人面亦方像其
貌少壯如閻浮提二十許人口齒平正潔白無間髮紺
青色無有塵垢髮垂八指齊眉而止不長不短若其上
人起欲小時有熟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逐往諸園
林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母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
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

情男
二日或至七日。爾乃捨去。立世阿毘曇論云。非洲人不
索女。不迎妻。不買不賣。若男子欲娶女時。諦瞻彼女。若
女欲羨男時。亦須諦視男子。若不見視。餘女報言。是人
看汝。卽爲夫妻。男不見女看。餘男報言。是女看汝。亦爲
夫妻。若自相見。便卽相隨。共往別處。若多欲者。一生之
中數唯至五。其中品者。或四三。亦有脩行至死無欲。

○太白精 計二條 以下天仙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
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

味情事却作
高調語

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謀戲。奏媿媵之
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
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于
海上。以佳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
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
遺像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
歌曰。天清地曠。浩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
滄滄。乘游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
未央。俗謂游樂之處爲桑中也。衛風云。期我至桑中。蓋

類此也。帝子答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
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
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溟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
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
卽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
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
銀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
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
鳳水之日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出班固藝文

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休玉至少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迴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獨異志。

天帝捕逃。亦有治家不嚴之過矣。玉清受罰。承莊終得免乎。太白歸位。首禍者獨從寬政。又何也。

○織女婺女須女星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甥二。各姓。年
皆及壯。而頑駑不學。姚日誨責。而怠游不悛。遂於條山
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
不到。臨遣姚誠之曰。每季一試汝學。有不進。夏楚必及。
及到山中。二甥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姚之子稍
長於二甥。獨懼責。攻書甚勤。忽一夕。於夜臨燭。凭几披
書之次。覺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
襲焉。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
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

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莫知
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搢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
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
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懼，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
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襦數人
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常。復傳夫人譚云：小兒無恙，故以
相示，逼而視之，自眉至鼻端，如卅縷焉。則界方稜所擊
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襦皆甘言慰之。又云：少頃
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避去，惶惑未決，有蒼頭

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小兒傷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室家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畱不去。爲三子各剝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

樂極憂來孔
子不過因材
而篤之三養
子偏能速化
何也

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饋豐衍。非世所有。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爲憂。夫人曰。易耳。乃勅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旣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

○又○胡○說○

○胡○說○可○笑○

玄女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爽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曰此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閒雅疑有鬼物憑焉苦問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

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

必貴極人臣。今夕之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儒曰：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下降人間，將禍三子。今洩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星，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逸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於此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真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三女星降世是矣。夫人豈三星之母，小兒豈三星之

弟耶。夫人是何名號。夫人之偶。又是何人。能令宜尼尚父。偃僕奉命。真可恠也。况人間擇配。尚必才望相當。三子福分既淺。又蠢然無學。三星何取而降之。疑小說家有托而云爾。

○織女 計二條

牽女織女二星。隔河相望。至七夕。河影沒。常數日。復見。相傳織女者。上帝之孫。勤織。日夜不息。天帝哀之。使嫁牛郎。女樂之。遂罷織。帝怒。乃隔絕之。一居河東。一居河西。每年七月七夕。方許一會。會則烏鵲填橋而渡。故鵲

毛至七夕盡脫爲成橋。列仙傳云：柱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又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恠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

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衫溢目。衣玄綃之衣。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游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寢。其視體紅腦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衾。柔肌

臆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翰遂出戶凌雲而去自
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敢獨行
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不足爲慮因撫
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聽耳翰又曰卿旣寄靈辰象辰
象之間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
居處諸仙皆游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
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因爲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
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
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